

，是只有查察特種的，作者自恨不會受過這種的嚴格訓練，以致體魄羸弱，不能忍受過份的勞苦，當然難免於天然淘汰，可是對於我們下一代的國民，絕對不忍心視他們的冷落沈淪，以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，所以不辭

## 青年病型

我寫關於青年修養的文字，總是一「苦口」的時候多，「甘口」的時間少，這無非因為甘口不見得有益於人，而且自己也得不到四十歲，大致仍剪併入青年的隊伍，說這些話，不無自勉之意，並不是專門唱了高調給別人聽的，這一點首先要求讀者了解與原諒。

多活了幾歲的人，社會經驗自然豐富些，知識也多些，於是不免小心謹慎，說得好聽是考成持重，不好聽是油腔滑調，暮氣沉沉。以我個人論，對於油滑，暮氣，的確是非凡之討厭的，但是，總不是謹慎持重就是油滑，這中間一定有個分界。青年人很容易一口咬定凡涉於謹慎的都不好，都缺少革命性，這就使說話的人很困難，儼如從前所說「君王聖明臣罪當誅」一樣，理由和罪狀只是一面倒的，真足以令人氣短。不過我感覺自己所說尚不是偽君子假道學那一套，自己娶姨太太而罵青年人自由戀愛是禽獸之行；自己魚肉鄉里而責備青年目無長上；自己思想僵化而罵青年世襲遺毒人心不古。我個人會受過廿世紀的學校教育，感覺到他的好處也經歷了其缺點，老實講，現在的說話還是現身說法的成分多，所謂前車之鑑，正是此理。假若認為「古人常明，古已常暗」，固未嘗不可，可是這裏面

各言其聽的，發表這個人小小的意見，來促起社會有心人士，和教育當局者的注意，以及純潔青年們的自覺。至於博稽羣籍，參酌中外，來製成盡善盡美的實施方案，那就有待於教育專家的指教了。

## 紀果庵

實在已經包括了責已罪己的成分，是不可不認明的。

中年老年飽經憂患，受感情的累太多了，因而趨於麻木冷淡，理智特別加強，就可以弄到頑固的地步，對於青年，當然是格格不入的。青年人的個性好像姚姬傳所形容的陽剛之美，如朝日之升，如江河之湧，如勇士赴敵，如駿馬之奔，那樣一股熱血，一股力量，可以算作民族的精魂，國家的元氣，利用得當，能摧毀封建勢力，也能建設新的樂園，無堅不克，無往不利。即使有了失敗，也是轟轟烈烈，有色有聲，足以振奮人心，啓發靈識。我們念近代史，試看戊戌政變慷慨就義的六君子，以及國父革命時為國捐生的諸烈士，那一位不是青年，更那一位不是噴洒熱血的志士！我們對於這些先烈，只有敬服，只有崇拜。古人所說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，「成功不必及身」，這種動機和態度，最足為青年諸君努力的格言與軌範。不過這兒漸漸發現了缺點，就是青年人不知不覺的會濫用情感，盲目動作，比之於水，好比潰堤四出，比之於兵，好比亂兵遊勇，舊的樊籬堤防，早已崩決，新的規矩標準，毫無辦法。於是社會上的人，對於青年人的熱望，一冷而或冷淡，再進而生反感，終於視如蛇蝎，處處加以阻礙

當然，我們不能不怨舊社會舊秩序勢力之雄厚，然亦不能不責備青年人作事之魯莽幼稚，使自己陷於泥淖之中，不能自拔。現在我想不避忌諱的，提出這些病態來談一談。

我記得從前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學生雜誌上，曾刊過一篇楊效春君的「不正確學生型」，那時我還在中學校讀書，看了以後，很受感動。如今這事轉瞬二十年，楊君所說，雖然尚未絕迹，但是已經感覺到不足，因為時移勢異，毛病也是隨着時代變化或增加的。那個時候，革命的洪潮，未及大江南北，如上海澄衷中學之類，尚在以古文會考全校同學，當時會引起上海言論界很大的波動，所以對於青年人，惟恐其不動，惟恐其死板。到了北伐告一段落以後，由於政治的動盪，青年人在思想上可以說繼續五四運動又來了一次很大的變革。而表現得最利害的，就是對於政治問題的狂熱，幾乎人人都成了愛國志士，憂時豪傑，如果一個青年不備注意政治問題，簡直就不能立足於社會。這種傾向的好處很多，增加國家思想和民族意識是其榮華大者，其餘也就不必細提，總之學生諸君，這時已竟不完全關在書齋和課堂裏，而跑到社會上去了。我在中學畢業的一年，有大部分同學，一面讀書一面作着黨部的執委，學生在黨部的地位，可以大過老師和校長，到開會時，師長非聽學生的指導不可。我記得很清楚的一件事，就是黨部把我們的教室都佔據了作茶爐，我們躺在水泥地上而一聲也不敢響，學校當局更是隻字不敢提。那時的學生，真是雄赳赳氣昂昂不可一世。及至我入了大學，大學生的政治狂比中學生還要厲害，中學生把握的對象是下級黨部，大學生則要把握高級幹部，同時學校裏也充滿黨派的矛盾，由於黨派的矛盾而顯現為校長的擁與倒，校長一直被視作學生的傀儡，

這樣差不多繼續了二年。那時簡直談不到功課，如果有人提到上課的事，必要遭到諷刺與詬罵，於是一般想要讀書的同學，也只好避到角落裏一聲不響的沉默。正在這個時候，九一八事變來了，這更給了青年人很好的題目，請願呀，募捐呀，臥軌呀，包圍政府呀，毆打當局呀，鬧得如火如荼，就連新思想運動的先驅者蔡元培先生，也難免於一頓拳腳交加。到了這個分際，恐怕青年的感情已近於瘋狂，不可抑制的了。可是於此有一矛盾得頂可笑的現象，當廿二年長城戰役發動時，全國震驚，而身居北平與戰場極為接近的各大學同學，反而紛紛溜之大吉，連謀都上不齊了。後來好像中央會嚴加申斥，那話是說得很難聽的，究竟青年人是不是真的色厲而內荏，有名而無實呢？那也倒不見得完全如此，只是「過猶不及」的毛病，無論如何是不能隱諱的。老實說，一個國家，弄到青年學生非得出頭干涉政治不可的地步，這國家一定是很不幸。後漢書黨錮傳曰：

「連相黨之間，主荒政謬，國命委於閹寺，士子羞與為伍，故匹夫抗憤，處士橫議，遂乃激揚名聲，互相題拂，品毀公卿，裁削執政，肆直之風，於斯行矣！夫上好則下必甚，矯枉故直必過，其理然矣。……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，成於李膺張儉，海內塗炭，二十餘年，諸所蔓延，皆天下善士！」

以漢代黨錮諸人的正直忠義，還不免於海內塗炭，所以後代有朋黨之誡。當然我們並不反對青年學生關心政治，而是反對青年人對政治發生無謂的舉動，以及作許多於人於己無補的事，那就犧牲得太不值！若是真的如寇旁張儉那樣，可以用一死以風末世，却也是當今社會所需要的，不過恐怕許多人的修養還到不了這種程度，因之我感到青年人應當一面注意政治，

一面更要注意節操。假使沒有操守而徒以政治為沽名進身之具，殊不免於危險。至於要修養操守，這是有待於讀書和嚴格的訓練，使蓬勃的熱情，通過明澈的理智，或者可以發揮出更大的效力。有人在反對集團訓練，以為是桎梏性靈，也有人提出在非常時期不必讀書的口號，以為讀書是迂緩，我是無論如何不敢苟同的。

與政治的幼稚病同時發生的，又有兩性的幼稚病。本來我們中國男女之間的界限劃得太嚴了，幾千年被封鎖的熱情，一旦解放起來，一定也和上文所舉的政治運動的例子一樣，——矯枉者必過其正。青年男女完全打破了體教的藩籬，風俗習慣的束縛，在那裏自由活動，自由結合。更因為政治運動的活躍，使得男女間增多接觸與戀愛的機會，當時是會把「革命與戀愛」的事，作為極重要的論題而加討論的。試看矛盾先生的小說，幻滅、動搖、追求，就可以代表這個問題的具體事實。革命與戀愛究竟有否衝突，乃是另一問題，至於男女之間應當自由結合一點，則絕對不容非議的，因為這是近乎人情近乎理想的事，即使沒有政治上的大革命，這一點風俗上的變革，也是會隨着人性重新發現的思潮以俱來的。我看見最近還有討論到兩性問題的事，覺得十分可笑，這好像把餓了應否吃飯的問題也拿來細細討論一般的沒有必要；不過，為什麼現今又提出這樣的問題呢？那就是因為最近又有對於男女關係加以限制的趨勢。試看男女同校同班的逐漸減少，即其一例。

男女關係雖然在人情上是應當絕對自由，可是為了維持社會的風紀與青年的健康，加以相當的限制也是必要的。而况風紀與健康，乃是與國家民族前途很有關聯的事，教育者萬萬不能忽略。青年男女之互相喜愛乃是

先天的生理的，然在身體發育未臻健全，意志修養未至堅定時，如果任其所為，將必影響到遠大的前程與事業。古人會有「匈奴未滅何以家為」的說法，看看我們國家凋殘零落的狀況，民不聊生的情形，一個具有心肝和熱血的人，根本不容沉溺在女人的懷抱裏，尤其不容金迷紙醉，在跳錫場歌樓妓院隨意胡調。生在這時候的國民，應該愈加認清自己對於國家民族所應負的責任。查奔泄已竟是不允許，若是一天到晚，專作粉紅色的夢，更屬荒唐萬分！據我所見所聞，不知有多少蠢發的青年因為戀愛問題自殺了，頹唐了。更有若干人為了婚姻之不自由死去了，出走了。這些這些，都是新舊文化交替之間的不合理現象，不應使之長久存在的。近代歐美文明，一方面固然給我們不少物質的享樂，一方面也便我們固有的道義精神喪失殆盡，男女關係之全然變成無政府狀態，未始不是一件很可痛心的事；美國的電影明星以離婚為家常便飯，於是我們也紛紛起來仿效，我們原沒有人家那樣的物質環境與條件，徒然使社會上平白添上不少的糾紛，阻障了不少的進步。譬如中國所謂「明星」和一部分話劇演員的私生活，其糜爛已至無法言說的地步，而一般青年，還時時刻刻打算步其後塵，就是中年人，為了外力的誘惑，所起的家庭變故也大有可觀，這是何等不合理的現象！當然是，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，不能認為這樣就是罪大惡極；然而因這種不幸的生活所引起的間接毛病大有不可勝計之勢，兩害相權取其輕，兩利相衡取其重，我以為還是慎重一點的好。

世事每因個人的主觀而生變化，男女關係，亦復如此。假使把自己的興趣置重於國家民族，而努力充實自己，鍛鍊自己，也許興趣會漸漸轉移，有好多科學家或政治家往往終身不娶，過着修道院式的生活，這雖然不

是我們所理想的，不過也可以證明男女問題不是若何重大。我的主張是，男子總要到三十歲左右經濟能夠獨立才談得到結婚，女子也要高中畢業以後意志堅定了才好談到戀愛，否則一失身成千古恨，過去的例子已是不勝枚舉，我們爲了免蹈覆轍，似亦未便過分去浪呢。

政治與兩性問題之外，病狀還有不少，如終日無所事事意氣驕人的執椅子弟型，一年到頭盤據在球場上的運動迷，昏天黑地什麼也不管的鬼混者，利用種種活動與機會以達到自私自利的風頭將，一面以讀書爲名，一

## 淮域形勢與中國歷史

李長傳

離地無人，離人無史，人類活動於地面之上，演出可歌可泣的歷史。我們固然是機械的唯物論者，說一切歷史，都受地理環境的支配。但要

是徹底明瞭人類歷史的因果，不能不對於人類與其活動的空間在歷史上的相互關係有深切的認識。

我國歷史上自古有南北之分，在政治上軍事上每每有南北對立的形勢。其重要原因之一，就是中國的地理環境，也是南北互異的。中國自然地理上南北的劃分線，據德國的李希霍芬氏（Richtofen）說，就是岷山、秦嶺、伏牛山、大別山、霍山等一聯的山脈，我國地理書上所謂北嶺，李氏稱之爲中國崑崙山脈。此山脈以北之地稱北中國，此山脈以南之地稱南中國。兩方面的地理狀況各有特徵。南中國大部分爲丘陵地，只有局部的

而胡亂作着別的事體的——甚至連作投機生意的都有——寄生蟲，……可以說全是青年中的蠢蟲，生而爲中國人，得到讀書的機會已經是得天獨厚，而在此漫天烽火之中，能够像我們這般優游自得的日子，尤其是不幸中之大幸，我們要好好利用這個機會，要有效的充實自己，不要以一時之激情走入歧途，不要忘記了自己本位的責任，果能如此，時日難覓，我們也必有一天可以盡其匡弼之力，不然縱使有種種美滿的理想，恐怕無力以赴，也還是成爲泡影而已。

平原，雨量豐富，河流縱橫，多水田，竹藪，人口稠密。居民比北方身材短小，操複雜的方言。又北方人多爲保守的，持重的，而南方人則爲急進的，革命的。北中國則平地比較多，而缺乏水道湖沼，雨量稀少。農產以南方以米爲主，即所謂水田農業，北方以麥、高粱、粟、豆類等爲主，即所謂旱田農業。氣候也不相同，南方全年大部分是綠色的天地，而北方則呈黃褐色，有黃塵萬丈之感。其他南方的交通多賴舟運或肩輿，北方則利用二輪車或馱獸。北方居民比南方身長，語言用官話，南北地理狀況不同，所以影響到社會經濟，以及人情風俗，習慣，成爲互相對立之勢。

北中國，在自然地理上，可以分做三個自然區域。太行山脈以西，山西、陝西、甘肅等省，爲二千公尺以下的高原，被覆以厚的黃土層，地理學者稱之爲黃土高原。東部山東省的大部分，爲泰山、礐山等丘陵地，那